

吃肉的人是可耻的

最早的人多是素食的。钻木取火这一高科技普及之前,吃肉对人体的伤害极大。根据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上记载,“伤害腹胃,民多疾病”的罪魁祸首就是“果蔬蚌蛤”。这其中,素果蔬还好说,荤蚌蛤最容易生事,主要问题是寄生虫多,且容易变质。这还是河鲜,要是兽肉,就更不让人放心。当时捕猎工具有限,像是 App store 里免费游戏的武器配置,不升级根本没法使,野味只能吃二手,一步一个脚印尾随着大型猛兽,等它们吃饱喝足扬长而去,拣点骨头回去生啃,啃完准拉肚子,传染各种不治之症。

所以,墨子说:“古之氏未知为饮食,时素食而分处。”他认为在人类学会食品再加工之前,只吃素食。希伯来《圣经》中记载说,人类自诺亚时期的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。这足以证明相对于吃素,吃肉是后来的事。

毕竟,在肉成为公认的美味之后,先吃上肉的,也只是一部分人,能够敞开胃口吃的,更是少数,不光限购,而且要特供。如《礼记》规定,天子才能吃牛肉,诸侯平常吃羊肉,每月初一才能吃一次牛肉,大夫平常吃猪肉和狗肉,老百姓也就是能吃点鱼肉,“鱼肉百姓”据传由此而来。

做为一名鱼肉百姓,想吃别的肉,不太容易。孟子支过招,号召大家“养豚豚狗彘之畜”,并且要做到“无失其时”,这样的话,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。这口号和“要想富,少生孩子多种树”有一拼。即便如此,也只能解决老人的吃肉问题,可见吃肉之艰难。

对吃不上肉的人来说,吃肉的人是可耻的,天天吃肉的人是可恨的。商纣王“酒池肉林”果然招人厌。国难当头,曹刿准备给君王出谋划策,老乡们还一肚子意见:“肉食者谋之,又何间焉?”意思就是人家吃肉的人商量事,你这个吃素的掺合什么?真是

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曹刿只好解释“肉食者鄙,未能远谋”,还真得我这个吃素的,去告诉他们到底能吃几碗干饭。

中国素食的起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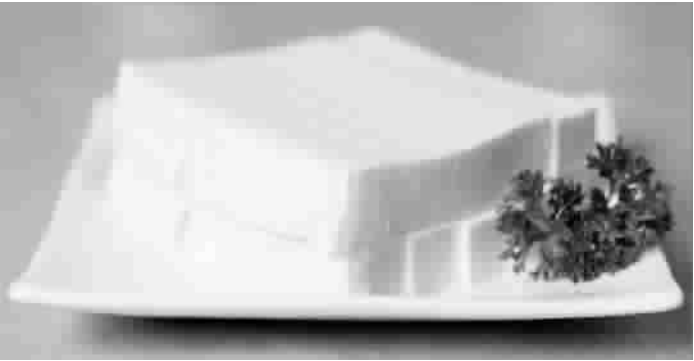
在有肉吃的情况下,能够意识到素食的重要,最早是《吕氏春秋》。这本由秦始皇的绯闻亲爹吕不韦重金打造的书明确提出:“肥肉厚酒,务以自强,命之曰烂肠之食。”《黄帝内经》则认为最好的饮食搭配应该是“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畜为益,五菜为充”。补充一点,《黄帝内经》的作者肯定不是黄帝,成书比《吕氏春秋》晚,专家考证时间应该在汉朝,正是一个素食大发展的时代。

关键原因——汉朝有更多的素食可吃。

之前的素食,除五谷外,多为野菜。例如《诗经》里的苕菜,就是一种水草,想吃得下水捞,还得选来选去,“左右芼之”,颇费功夫;卷耳是一种菊科植物,只有嫩苗可吃,采大半天也不装不了一筐。直到汉代张骞从西域回来,引进了一大堆蔬菜瓜果,才大量增加了素食的食材品种。说真的,张骞带来的种子,几乎够打一局《植物大战僵尸》,有芹菜香菜,有蚕豆黄瓜,关键还有大蒜,消食健胃杀菌,拯救了多少人的食欲和脑子。

最伟大的素食也是在汉朝发明的。这笔功劳在传说中记在了淮南王刘安身上。刘安在历史上算是个悲剧人物,本人才华横溢,招贤纳士,学吕不韦广招门客,编了后世流传的《淮南子》。可惜有人去汉武帝那里告他谋反,刘安觉得身家难保,没等汉武帝采取措施,便畏罪自杀了。

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



■ 淮南王刘安无意间炼出了最伟大的素食——豆腐

人死了,他依然活着。刘安就是后者。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他的死讯,而是以为他得道成仙。因刘安平日爱炼丹,所以他死后,大家都以为他吃了丹药,升天而去,还说,那些没吃完的丹药被家里的鸡狗们吃了,也跟着“飞得更高”,由此传出了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的典故。

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,这显然是行不通的。不过刘安爱炼丹倒假不了,并且有一定名声,游戏《仙剑奇侠传4》中,主人公还要在刘安的炼丹炉旁跟其大战一番。也恰恰因为刘安的这个爱好,无意间炼出了最伟大的素食——豆腐。

豆腐作坊一直祀刘安为先师,他的生日是九月十五,据说,这一天中国豆腐从业者要举行公祭。堪称“一人得豆腐,养活千万家”。

不过,也别迷恋刘安这个豆腐哥,哥也许只是一个传说。就算是真的,豆腐在汉朝其实远没有普及,技术也不成熟,凝固性和口感和后来的豆腐没法比,因此还进不了烹饪主流。直到唐宋,才成了重要的素食。唐

朝时还随鉴真东渡传到日本,让日本人也学会了吃豆腐。

豆腐在素食之中的重要性不必多说。在此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:“夫豆腐者,实植物中之肉料也,此物有肉料之功,而无肉料之毒。”

素斋离不了豆腐,荤菜也欢迎豆腐;家常便饭离不了豆腐,满汉全席也不能没豆腐。在那些简朴而又正式的宴席,豆腐更是不可或缺。旧时丧俗中,丧家准备的饭菜以豆腐为主,因为白色是丧事之主色,所以去丧家吊唁吃饭称作“吃豆腐”。有些去帮忙的老乡,忌说去丧家帮忙,就说是去吃豆腐饭的。也有那种不干活而去蹭饭吃的,也说他是吃豆腐的。这样流传下来,“吃豆腐”又多了一层占便宜的意思。

南宋素食花样多

素食是从宋朝开始专业化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梦粱录》上多有记载。北宋首都汴梁已经有了专做素食的菜馆,南宋首都临安流行的素食有上百种,能当相声《报菜名》说。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24.外婆从未干涉过我的生活

“喔唷,小心哦!”我再次将她放下的时候,她笑起来,开心得跟孩子一样。

不过,新鲜感很快退去,日子开始平铺直叙。我和外婆的作息时间大相径庭,外婆睡得早,我习惯了熬夜。为了不影响她休息,我学会了在深夜轻声敲击键盘,压低声音打电话,还要蹑手蹑脚地走路,音响和碟片机也久置不用了。晚上,外婆睡一头,我睡另一头。时常的,她会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脚跟,看我是不是上床了。若我还不睡,就会一再地催促。若是上了床,她才放心地关灯睡去。

就这样,我过上了一准老年的生活。就外婆八十八岁了,她有了一些很老很老的人才会有习性,这让我很不习惯。比如,她会自言自语,常常是半夜里,她窸窣窸窣地起身,说话,开抽屉。每每,将我惊醒。被吵醒,会莫名地烦躁。先是耐心地把台灯关了,让外婆躺下。刚要迷迷糊糊睡着,又听见外婆说话的声音。我仿佛一条鱼,躺在睡眠的河流中,渐渐,就要舒适而幸福沉入,可是,束缚在身上的绳子却被猛然牵动。一次又一次地,被迫拖出睡眠的水面。我终于困倦不堪地对外婆绝望喊叫:“别吵我了!好好睡觉啊。”但是没有用,外婆好像无法控制自己,第二晚照旧如此。日复一日。我知道不该对她发火,她不是故意的。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。而每次冲她高声说话后,都要后悔,都无法原谅自己。

我最舍不得外婆误会了我们对她的爱。她有一回向藕素抱怨,说我和爸妈三个人瞒着她去饭店吃饭。她向别的邻居也这么抱怨。藕素对外婆说:“阿姨,不会的,他们不会瞒着你跑出去吃饭的。”“是真的,真的!”外婆坚持道。这真是子虚乌有!我听说外婆有这个想法,又委屈又气愤。

“哪有的事!您怎么可以瞎说!”我质问外婆。她别转脸,不说话。我委屈得想哭。心想,我们对您这么尽心尽力,您却一点不领情,还无中生有地乱说。

是的,我对情感太当真,对亲情也特别认



真、在意。我无法理解,外婆怎么会变得陌生,变得不可理喻了。如果真的有上帝,他大概会发笑。只有他看得明明白白,我和外婆相处两个世界——我的世界,如此生气勃勃,心明如镜;而外婆的世界,已经混沌倾斜。站在这个世界的我,却以我的标准去要求外婆,对老迈的外婆实在太过苛求。

她不仅牙齿松动掉落,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少,活动的半径也越来越窄小,无论是看出去的世界,还是她的思维所及,都被圈围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。年轻人的明天总是春光无限,而对外婆这样的老人来说,明日,却往往只能令人哀叹。而当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老人,又怎么能切实地体会老人的感受呢?倘若能够做到这样,这世间或许就没有“后悔”二字了。

我所能做的,便是每每焦躁就用另一个理由来自安慰自己:享受亲情是人间最大的福。况且,拥挤是暂时的。在过了一段和外婆同处一室的日子后,我下决心买房。

朋友得知我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,都叹说“不可思议”。无数人劝说我:搬出去独自住吧,这年头,哪个年轻人乐意和父母住?他们举出和父母同住弊端种种:不利于社交、没有隐私、会被人视为“保守”“长不大”、无法调和的“代沟”……最实际的一条:可能把男朋友吓跑。“你太不现代了!”见我不为所动,朋友说。

我知道,“现代”有时和“独立”、无所“牵挂”与“顾忌”是同义的。“现代”这个词如今有些含义不明,而与之相对的“传统”也有些界定不清。但面前眼前的这个选择,我却坚定地甘愿做个传统守旧的人。

之前十年,多半和外婆在一起。而事实上,外婆从未干涉过我的生活。那些年,我一个人,求学,工作。来去自由,无所牵挂,享尽一个人的愉快与孤独。外婆去南京养病的日子,我住的屋子,没有丝毫烟火气,因为可以几个月不起油锅,不做饭。晚归时,从来不急迫,那扇黑着的窗户里没有为我亮着的灯。在内心充实时,孤独是奢侈品,可以用来享受的;而内心空虚时,孤独就是一把剜肉的刀了。逢到长假,又懒得出门,犹如困在孤岛上,几能患上失语症。

5.一回来就交给自己这么重的任务

蔡振华去报户口,才知因没有住房,所以只能落在乒乓球队的集体户口里。这样一来,凭票供应的粮食、鸡蛋、肉、副食、糖等都成了问题……为了不让黄胜情绪波动太大,蔡振华婉言劝黄胜先回老家——浙江嵊县去,她的父亲是有名的老中医,母亲是西医护理师,回到家日常生活有亲人照顾,分娩时医疗系统关系也多,又安全又省心,这样自己也就可以安心工作啦!黄胜一向通情达理,既已选择回国,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得和丈夫并肩走下去。她不忍为难丈夫,第三天就离京回浙江去了。

送走了黄胜,回到那间小屋里,蔡振华不免觉得有几分冷清。这两年在意大利过的是夫唱妇随,离多聚少的日子。即使是到各地训练队员或打比赛,也就是短暂的几天。现在他又要回到当运动员时的生活,过光棍的日子啦。不同的是,想到妻子,会有温馨的记忆给感情的田园浇灌些泉水,还有那未出生的小宝宝,也会让繁忙的空隙充满想象,充满甜蜜!

几天后又碰到个难题,蔡振华

没敢告诉黄胜,这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生育指标!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,中国公民生孩子是要预先得到计划生育部门审核批准的。回国前把这事给忘了,现在怎么办呢?领队姚振绪得知此情况后十分关心,他深知这件事要“特办”之难度,即使国家体委最高领导发话也难奏效。于是他边通过有关部门向上反映,边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来采访的媒体透露这一难题,以取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。

果然,蔡振华在出国潮汹涌的时刻,放弃了国外的高薪、洋房和优越的生活条件,也放弃了未出生的孩子即将到手的意大利籍准“户口”,回国报效人民的行动,感动了许多媒体记者,他们在文章中几乎都写了这一笔:即将出生的孩子没有生育指标,呼吁有关部门予以关注解决……送走了黄胜,蔡振华就去贵州省训练基地报到,球队在那里集训。9月要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第10届世界杯赛。考虑到比赛地的海拔高,所以许绍发率队来到云贵高原进行集训。

蔡振华一报到,许绍发就对他

说:“世界杯,你带马文革、于沈潼去!”蔡振华没想到许指导这么信任自己,一回来就交给自己这么重的任务。世界杯赛虽然历史短,1980年才创办,但也毕竟是乒乓球国际大赛事之一,有小世乒赛之称。男队经历第40届世乒赛重创之后,不到半年就参加世界杯赛,能有斩获吗?蔡振华脱口问了句:“我行吗?”“你行!”许绍发鼓励他说。他就是要借蔡振华的冲劲去世界杯搏一次。队员马文革有潜力但个性强,对他不服的教练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有人记得这样一个场面:打比赛时一位老教练给他做指导,他居然把屁股对着教练——不敬到了极点。

蔡振华却是一场比赛就把马文革“打”服了。那就是第10届世界杯赛。马文革永远也不会忘记,因为那是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。当时老主力江嘉良、陈龙灿都退役了,又没有发现新人,自然原来排在主力队末尾的马文革、于沈潼等人就成了一线主力了。中国人还能拿冠军吗?以前世界杯的冠军中国人拿过六次,不论哪个冠军都是威震一时的大明星:郭跃华(蝉联一次)、江嘉良、陈新华、陈龙灿、滕义。当时马文革的实力跟这些人比,还有不小差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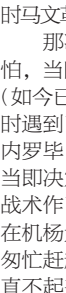
那次比赛让马文革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,当时他们师徒三人还有外事部翻译俞斌(如今已是乒羽中心副主任了),到香港转机时遇到了麻烦,只有两张机票可立即转机去内罗毕,其他机票何时能有还不知道。蔡振华当即决定让两名队员先走,并将注意事项及战术作了交代,以免贻误比赛。蔡振华和俞斌在机杨大厅坐了一天一夜,才等到机票。两人匆忙赶赴内罗毕。此时蔡振华的腰坐得已经直不起来了。

比赛现场,马文革感觉蔡振华对各国对手都很熟悉,技战术准备得很完善,因而自己发挥得很出色,拿了一个世界冠军。马文革载誉归来使队内士气大长,中国队还有希望!体育训练局还贴了张大喜报,喜报上贴了马文革和蔡振华的大照片。这一仗打下来,马文革对蔡指导很服气,后来他和吕林、肖战、张雷等十名队员都成了蔡指导的主管队员。不过蔡振华心里有数,他知道任重道远,因为即使主力队员排头兵,跟欧洲怕的强手比,也还不

乒乓中国梦



李玲修 王鼎华



走进蔡振华团队